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唐代历史演义

(三)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三十四回摇 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员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 第三十五回摇 默啜汗悔婚入寇 员
狄梁公尽职归天
- 第三十六回摇 证冤狱张说辨诬 圆
诛淫竖中宗复位
- 第三十七回摇 通三思正宫纵欲 猿
窜五王内使行凶
- 第三十八回摇 诛首恶太子兴兵 源
狎文臣上官恃宠
- 第三十九回摇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缘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 第四十回摇 讨韦氏扫清宿秽 远
平谯王骈戮叛徒
- 第四十一回摇 应星变睿宗禅位 愿
泄逆谋公主杀身
- 第四十二回摇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苑
破强虜王峻立奇功
- 第四十三回摇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愿
阅边防文臣平叛虜
- 第四十四回摇 信妾言皇后被废 愿
丛敌怨节使遭戕

第四十五回	张守珪诱番得虜首 李林甫毒计害儲君	苑
第四十六回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苑
第四十七回	梅悴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苑
第四十八回	洗祿儿中葶貽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苑
第四十九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苑

第三十四回 摇摇累次发兵才平叛酋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摇摇却说太平公主，引入少年，陪伴武氏，这人姓张名昌宗，系故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昌宗有兄易之，曾袭荫居官，累迁尚乘奉御，兄弟皆丰姿秀美，通晓音律，昌宗年仅及冠，更生得眉目清扬，身材俊雅。太平公主先为说项，引得武氏动情，然后召入昌宗，衣以轻绡，扑以朱粉，浴兰芳，含鸡舌，送入武氏宫中。武氏瞧入眼中，早已十分中意，一经侍寝，说不尽的旖旎，描不完的缠绵，薛怀义无此风情，沈南霁亦惭形秽。武氏生平，从未经过这般酣艳，此番天缘相凑，幸得这个妙人儿，遂不禁百体皆酥，五中俱快，绸缪竟夕，尚觉是欢娱夜短，恋恋情深。昌宗暗想，这个老淫姬，真是天下尤物，居然能通宵达旦，极乐不疲。自己还恐招架不住，遂把乃兄易之，亦推荐上去。武氏谓恐一时无两，昌宗道：“臣兄材力过臣，且善炼药石，陛下若召来一试，便觉臣言非虚哩。”武氏允诺，次日即召幸易之，果然枕席工夫，比乃弟尤为进步，不过柔情媚骨，似觉稍逊一筹，武氏各有取材，也与他彻夜交欢，越宿起床视朝，即封昌宗为云麾将军，易之为司卫少卿，特赐甲第，并给奴婢橐驼牛马等物，外加美锦五百匹。嗣是二张轮流进御，大得武氏欢心，宠遇无比。晋授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追赠二张父希爽为襄州刺史，母韦氏臧氏，并封太夫人。臧氏系昌宗生母，年逾四十，姿色未衰，平时常有外遇，尚书李迥秀与她有私，武氏竟许为情夫，准他来往。二张权力日增，不到一旬，已是门无隙地，威震京都。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谒门墙，伺候颜色，甚至亲与执鞭，非常羡慕，号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惟自怀义死后,天堂明堂,仍然派人督造,越年乃成,规模比前时稍狭,华丽不减当初,易名为通天宫,又改元为万寿通天。武氏方铺张扬厉,粉饰太平,祀南郊,封中岳,去越古慈氏诸号,改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赐愬十日,举国若狂,不料东北警报,陆续前来,转令武氏无暇行乐,只好遣将调兵,出御朔方。原来营州北境,向有东胡种落,作为窟穴,渐渐的生齿日蕃,分设奚及契丹二部。突厥勃兴,契丹臣附突厥,奚亦间通贡使。至唐武德年间,突厥渐衰,契丹酋长孙敖曹,乃叩关入朝。太宗时威振四夷,契丹别帅窟哥,及奚帅可度者,并率部众,内附唐廷,就契丹部置松漠府,即授窟哥为都督。奚地置饶乐府,即授可度者为都督,均赐姓李氏。太宗伐高丽,常发奚契丹兵从军。高宗显庆时,窟哥可度者皆死,奚与契丹连叛,由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等,次第讨平,仍然臣服。至万岁通天元年,营州都督赵文邕,残酷不仁,虐待契丹部众,于是松漠都督李尽忠,及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共举兵攻陷营州,杀死文邕,尽忠即窟哥孙,自称无上可汗。万荣即敖曹孙,为尽忠先锋,纵兵四掠,所向残破。武氏闻警,亟遣左鹰扬卫大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率兵往讨,并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翺为副,陆续出都。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孙万荣名为孙万斩。

曹仁师等行至幽州,遇有唐兵自营州逃回,报称前为虏寇,被紮地牢,今闻王师大至,寇已乏食,所以放还。张玄遇麻仁节两人,急欲争功,带领部兵,兼程前进,驰至黄獐谷,又有许多老弱番兵,前来迎降,面目都含饥色。两将益以为寇兵乏粮,正好一鼓荡平,便驱兵深入。但见沿途一带,羸牛瘦马,或

立或卧，越觉贪功心炽，一口气跑至西硖石谷。这西硖石谷的地方，最称险阻，两旁山峦层叠，林箐纵横，真个是行军绝路，未便轻进。两将也不管利害，见路即行，适值夕阳西下，天气阴沉，仄径羊肠，苍茫莫辨，还是不肯住脚，闯将进去。忽听得号炮一声，胡哨四起，大众才有些慌忙，免不得东张西望。哪知番众突出，四面杀来，急切里无从退回，已觉叫苦不迭。偏契丹兵逐队拥上，统是骁悍的步卒，前队是长枪兵，专戮面部，后队系挠索兵，专绊马足。唐军都是骑士，上下不能两顾，顿时人仰马翻，不是被杀，就是被擒。玄遇、仁节两将，措手不及，也被绊马索绊倒，一并擒去。契丹将孙万荣，搜得两将兵印，即诈为文牒，遣报曹仁师各军，说是官军大胜，仁师部将燕匪、石宗、怀昌等，乐得前去分功，因兼程疾进、不遑寝食，正走得人困马乏，又被契丹伏兵左右邀击，害得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败报驰达东都，武氏再遣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出讨契丹，且募全国系囚，及士庶家奴，有力从军，悉令调发。攸宜未曾出境，万荣已进兵崇州，凉州都督许钦明兄钦寂，为龙山军讨击副使，逆战失利，致为所擒，万荣移兵围安东，令钦寂招降安东都护裴玄祐，钦寂佯为应诺。及至城下，呼玄祐与语道：“狂贼不道，必遭天殃，灭亡便在目前，公宜厉兵坚守，毋失忠节。”万荣大怒，将他杀毙，即督兵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才行退去。钦寂弟钦明，也为突厥所虏，后亦殉难，时人称为二忠。既而突厥默啜可汗，表请和亲，愿率部众助讨契丹。武氏遂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署司宾卿田归道，赍册授默啜为迁善可汗，兼左卫大将军。默啜出袭松漠，适值尽忠惊死，万荣外出，被默啜乘隙掩入，把

尽忠、万荣的妻子,及所有辎重,尽行掳去,万荣无家可归,索性专寇唐境,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再驱众攻瀛州,河北震动。魏州刺史独孤思庄,胆小如鼠,悉驱城外居民,入城守卫,一面飞表乞援。武氏知他怯懦,乃起彭泽令狄仁杰,往代思庄。仁杰抵任,遣民归农,且与语道:“距寇尚远,何必仓皇。万一寇至,我也自能支持,不劳百姓。”大众拜谢,欢跃而去。

唐廷再命复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统师十七万,往击孙万荣。行至东峡石谷,正遇契丹前锋,立即与战。契丹兵略略交锋,便即引去。孝杰纵兵追击,宏晖继进,途中七高八下,崎岖难行,前面适有一大岭,两旁峭壁悬绝。孝杰策马先登,不防契丹兵回扑转来,势如猛虎,所当辄靡。岭上喊声连天,宏晖尚在岭下,竟不管孝杰死活,马上返奔,剩得孝杰孤军,也是立足不住,纷纷散乱。孝杰被番众一挤,堕崖身死,余众亦多半伤亡,逃脱的没有几人。武攸宜方至渔阳,闻孝杰败死,吓得魂魄飞扬,不敢前进。万荣遂进屠幽州,分兵陷瀛州属县,大掠而南。孝杰记室张说,飞马回奏,武氏也觉惶急起来,更用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出师援应。接连又命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统兵二十万,即日北行。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兵将到冀州,便欲南遁,将士请坚壁清野,为疲贼计。懿宗不从,遽退还相州,沿途抛弃军械,不可胜计。万荣复进掠冀州,入屠赵州。

先是万荣破王孝杰时,曾在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住老弱妇女,及器械辎重,留妹夫乙冤羽居守。突厥默啜可

汗探悉情形，又发兵潜往，突入新城，掳住乙冤羽，便把全城蓄积，悉数取归。嗣复故意将乙冤羽纵去，令报万荣。万荣方招诱奚部，夹攻唐军，气焰很是嚣张。偏由乙冤羽驰报，新城失守，害得神色沮丧，寝食不安。那部众的眷属，都在新城，一闻陷没，个个畏惧，皆无斗志。奚部兵士，见他这般情状，料知不能胜唐，也有变心。唐神兵道总兵杨宏基，及清边道前军副总管张九节，侦知底细，便与奚人结了密约，夹击万荣，里应外合，前犄后角，立将万荣军捣破，杀得血肉模糊，万荣只率轻骑数千名，夺了一条血路，落荒东走。张九节从间道驰出，截击万荣去路，万荣进退两难，回马斜奔，趋至洛水东岸，手下已是散尽，只剩家奴数人，乃下马憩息，凄然长叹道：“今欲归唐，罪大难容，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奈何奈何？”言未已，那头颅已应声坠下。看官欲问何人下手？当然是他的家奴。奴持首献唐军。还有万荣骁将李楷固、何务整，亦至幽州求降。时狄仁杰已升任幽州都督，好言抚慰，送往东都，并安抚河北百姓，不妄戮一人。独武懿宗所至残酷，遇有难民自拔来归，多指为贼党，剖心剖胆，穷极惨状。及班师还朝，且奏言河北从贼诸民，应悉数夷族。左拾遗王求礼在侧，奋然出奏道：“小民素无武备，力不胜贼，只好暂时屈从，本意何尝欲反。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以至贼徒滋蔓。今贼幸告平，反欲移罪草野，尽加屠戮，试思自己不忠，怎能责人？臣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无词可辩。

武氏乃下制大赦，改万岁通天二年为神功元年，且因默啜有功，复令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知微见了默啜，舞蹈三呼，似对着武氏一般，甚至吮他靴鼻，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以归道无礼，

拘住不遣,但令知微南归,求允婚约,并乞给还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地。此外尚有谷种彩帛农器铁等件,亦在要索项中。知微唯唯从命,返见武氏,请允所求。武氏道:“前时突厥降众,曾分居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目前户口蕃息,差不多有数千帐了。单于都护府地,由先朝百战得来,奈何轻许?就是谷帛等物,亦应酌量赐给,不宜多与。”凤阁侍郎李峤,从容接口道:“陛下圣见甚明,突厥所求,断难轻许。臣思戎狄无亲,贪利寡信,若骤允所请,便所谓借寇兵,赉盗粮了,不如严兵扼守,以绝狡谋。”说至此,又有两人进言道:“欲取姑予,也是对外的良策,况默啜为国立功,正应羁縻勿绝。归道又被他留质,若一律拒斥,彼必戕我天使,发兵寇边,契丹余党,均为所用,恐边境又无宁日了。”武氏视之,乃是纳言姚翺,及鸾台侍郎杨再思。当下沉吟半晌,方徐徐答道:“二卿所言亦是,朕当酌给便了。”越宿下制,竟拔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且指令默啜女为亲王妃,约期亲迎。惟单于都护府地,未曾提及,此制颁到突厥,默啜乃遣还归道。归道入朝,与阁知微争论廷前,知微谓和亲可恃,归道谓和亲不可恃。武氏有左袒知微意,归道叹息而出。武承嗣子淮阳王延秀,年少翩翩,尚未娶妻,武氏令娶默啜女为妃,约于来岁行亲迎礼。预备金帛亿万,作为聘仪,届期乃发。

承嗣老且渔色,罗致美女,充入后房。右司郎中乔知之,有妾名碧玉,秀艳绝伦,通文字,善歌舞,知之非常宠爱,视若奇珍,偏被承嗣闻知,竟令女媪至知之之宅,佯言由姬妾所遣,邀碧玉往教妆梳。知之不好拒绝,只得令碧玉赴承嗣第。一去数日,未见回来。知之一再探问,均被门吏所阻,且加以讥笑,

气得知之无法可施,归作绿珠怨一首,令女仆辗转投递,方得缴与碧玉。碧玉正为承嗣所逼,勉强羁留,既得知之来笺,立即展览,词云:

摇摇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斛十买娉婷。此日可怜偏如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代离恨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碧玉览毕,暗暗泣下,明知诗中寓意,叫她自尽,遂将诗系裙带间,拚了一命,往投井中。及承嗣令人抢救,已是无及,徒捞得一个芳骸,不能复活,惟裙带间诗迹尚留,由承嗣检视,知是知之所贻,遂讽酷吏罗告知之,把他下狱处死,籍没全家。自时李昭德、来俊臣两人,均已起用,昭德入为监察御史,俊臣入为司仆少卿,两人惧不改旧性,一个是锋芒未敛,一个是暴纵自如。明堂尉吉顼,闻箕州刺史刘思礼,与洛州录事参军慕容连耀,阴结朝士,谋为不轨,遂入白俊臣。俊臣令上书告变,武氏即使武懿宗穷治,辗转牵连,杀死同平章事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人,亲旧连坐,或贬或窜,多至千余家,俊臣欲专为己功,复罗告吉顼,亏得吉顼入诉武氏,自陈心迹,才得免祸。俊臣又复得宠,也百计钩致美姝,甚至矫敕夺人妻女,诸武本与他有旧,任他所为,此外无人敢捋虎须,独李昭德素来嫉视,拟罗列俊臣罪恶,痛奏一本。奏尚未上,俊臣已诬他谋反,先被下狱。自是俊臣愈加恣肆,自言才比石勒,阴蓄异图,意欲将皇嗣庐陵王太平公主,及武承嗣三思以下诸王,一古脑儿列入

反案 统行除去 ,好教他独揽朝纲。古人说得好 ;“众怒难犯 ,专欲难成。”俊臣想把满朝权贵 ,一并陷死 ,难道别人果没有知觉 ,受他侮弄么 !当下由诸武及太平公主 ,共发俊臣罪状 ,也将他拘系狱中。刑官严讯得实 ,请立处极刑。奏上三日不报。吉项已升任中丞 ,从武氏游苑中 ,代为执辔 ,武氏问及外事 ,项答道 :“外人惟怪陛下不杀来俊臣。”武氏道 :“俊臣有功国家 ,朕不忍遽置死地。”项又答道 :“俊臣诬杀忠良 ,罪恶如山 ,乃是国家的大蠹。若处他死刑 ,外人必称陛下圣明 ,陛下奈何尚惜此贼哩。”武氏点首 ,及回宫后 ,竟批令昭德、俊臣 ,一并弃市 ,时人都为昭德呼冤 ,为俊臣称快。俊臣受诛 ,仇家皆拭目摘肝 ,剖心割肉 ,顷刻即尽。道旁争相贺道 :“从今以后 ,夜间始得安眠了。”

武氏自俊臣死后 ,也悔从前听信蜚言 ,杀人过甚。乃进徐有功为殿中侍御史 ,擢姚元崇为夏官侍郎 ,召魏元忠为肃政中丞 ,并征狄仁杰为鸾台侍郎 ,同平章事 ,愁霾阴气 ,渐渐销融。

惟武承嗣、三思等 ,尚谋夺储位 ,屡次营求 ,狄仁杰常以为忧 ,苦未得言。越年 ,复改元圣潜 ,武氏为三思所惑 ,欲立他为太子 ,乘着懋宴期内 ,召问相臣。众莫敢对 ,独仁杰从容奏陈道 :“从前太宗皇帝 ,栉风沐雨 ,手定天下 ,传诸子孙 ,先帝以二子托陛下 ,陛下今乃欲移归他族 ,恐先灵未惬 ,反启危机。且姑侄与母子 ,孰亲孰疏 ?陛下立子 ,千秋万岁后 ,配食太庙 ,倘或立侄 ,臣未闻有媾姑宗庙呢。”武氏道 :“这是朕的家事 ,卿不必预闻。”仁杰道 :“天子以四海为家 ,四海以内 ,何一非陛下家事 ?况元首股肱 ,义同一体 ,臣备位宰相 ,怎得不预闻呢 ?”武氏道 :“据卿说来 ,仍立豫王为是。”仁杰复道 :“弟不可先足 ,庐陵王并无大过 ,应该召还庐陵 ,待庐陵百年后 ,兄终弟

及未始不可。”武氏稍稍感悟，总还踌躇未决。是夕，梦见鸚鵡飞入，自折两翼，醒来甚觉奇异。翌晨临朝，顾语仁杰道：“朕昨梦大鸚鵡，两翼皆折，这是何兆？”仁杰道：“陛下姓武，鸚鵡就是寓音，两翼便是两子，陛下将二子保全，两翼自然复振了。”武氏不觉称善，乃把册立诸武意，搁起不提。

二张兄弟，与吉顼友善，常相过从，顼从容进言道：“公兄弟贵宠逾恒，天下侧目，不立大功，恐难自全。”二人惶恐问计，顼遂答道：“天下未忘唐德，都想迎立庐陵王，主上春秋日高，大统总须付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等何不劝立庐陵？既慰众望，且建巨勋，不但可以免祸，并且可长保富贵了。”二张齐声道：“敬受明教！”嗣是入宫值班，与武氏喁喁私语时，即以顼言为请。床头语容易动人，遂令武氏幡然变计，决拟召还庐陵王。小子有诗咏道：

敢将嗣主锢房州，十四年来久被幽。

幸有良臣图反正，从容数语脱羈囚。

究竟庐陵王是否还都，容待下回说明。

摇摇契丹入寇，武氏三次出师，迭用诸武为统帅，武三思偷安榆关，武攸宜逗留渔阳，武懿宗退保相州，无一有用材。卒至塞外丧师，至再至三，乃徒改万荣为万斩，尽忠为尽灭，犬鸡之谊，何当挞伐。彼尽忠之死，万荣之诛，亦赖天心之不欲绝唐，而因出一默啜以牵制之耳。岂武氏之威灵乎哉？武氏知诸武之无用，固未敢易嗣，而来俊臣之恶贯满盈，自速其死，

酷吏去而贤臣进 ,然后唐室方有转机 ,鸚鵡入梦 ,讽谏有人 ,狄公以外 ,复有吉頊 ,天之有意扶唐 ,于此益见。故本回事迹 ,乃反周为唐之一大关键也。

第三十五回 摇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摇摇却说武氏用二张言，乃遣职方员外郎徐彦伯等，召庐陵王哲至东都。庐陵王与韦妃诸子，一并诣阙，入朝武氏。武氏留居宫中，佯称为他疗疾。狄仁杰因事涉诡秘，尚觉怀忧，进入宫求见，武氏与语庐陵王事。仁杰道：“陛下既召还庐陵王，何故未得一见？”武氏道：“卿尚疑朕么？”随即呼庐陵王出幄。仁杰审视果确，才下拜顿首道：“王已还宫，人未曾晓，怪不得议论纷纷，还疑是假了。”武氏乃令庐陵王出舍龙门，备礼迎还，中外大悦。武承嗣以计划失败，郁郁不乐，竟至成疾。次子延秀，因武氏指婚胡女，亲迎届期，不得不遣往突厥。武氏复令阎知微署春官尚书，与署司宾卿杨齐庄，赍金万两，帛万匹，偕延秀同行。凤阁舍人张柬之入谏道：“自古到今，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还请陛下详察！”武氏不省，且出柬之为合州刺史。至延秀到突厥南庭，承嗣已一命呜呼，长子延基袭爵，本应称为嗣魏王，武氏因犯承嗣讳，特改号继魏王。突厥可汗默啜，闻延秀到来，先召入阎知微。知微即将礼单奉呈，由默啜验收毕。默啜竟变色道：“我女应配李氏，奈何来一武家儿？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被屠灭，只有两子尚在，我将发兵辅立。俟得正位，送女未迟。”这一席话，说得知微面色如土，不由的跪下叩头，吁请如约。默啜笑道：“汝何必多虑，尽管留居我国，我便许汝为南面可汗，可好么？”知微听得“可汗”二字，又不自觉喜出望外，拜谢而起。默啜叱令左右，将延秀拘住，不准入见，且写了一封责问书，遣杨齐庄折还。武氏正静待和亲消息，忽由齐庄返谒，报称突厥悔婚状，且呈

上来书。武氏一瞧 ,不禁大怒 ,看官道他书中写着何语 ? 乃是数武氏五大罪 ,列述如下 :

摇摇(一)是前时所给谷种 ,俱系蒸熟 ,布种不生。

(二)是金银器多系伪劣 ,并非真物。(三)是突厥可汗 ,曾赏给中使等绯紫 ,俱被武氏剥夺。(四)是彩帛统系疏恶。(五)是突厥可汗贵女 ,当嫁天子儿 ,武氏小姓 ,门户不敌 ,休得妄想结婚。

最后结语 ,乃是进取河北 ,南下勤王 ,将反周为唐等情。气得武氏这张粉脸 ,青一块 ,红一块 ,几乎像个黑煞红神。当下派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 ,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 ,幽州都督张仁洵为天兵东道总管 ,统军三十万 ,出征突厥。再遣左羽林大将军阎敬容、李多祚 ,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 ,将兵十五万为后援。各军依次出发 ,渡河北进。

默啜已自率十万骑 ,南向击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蕤 ,迎降默啜。默啜遂入围妫檀等州 ,又分兵攻陷定州 ,杀刺史孙彦高 ,及吏民数千人 ,再进兵赵州。刺史高菡与妻秦氏 ,募集吏民 ,及所有家奴 ,执械守城。默啜见刀兵森列 ,旗帜严明 ,倒也不敢轻攻 ,乃令阎知微至城下招降。知微一面招谕守吏 ,一面与番众交手蹋歌 ,示欢乐状。守将陈令英登城俯语道 : 尚书位任非轻 ,乃供虏役使 ,且与虏蹋歌 ,得勿知愧否 ? 知微道 : 人生但求行乐 ,何必拘拘名节。我教你等出降 ,便是此意。”高猷也在城楼 ,即用箭射知微 ,知微慌忙引退 ,回报默啜。默啜即引兵围城 ,高菡夫妇 ,日夕巡守 ,不敢少懈。偏长史唐波若 ,潜为敌应 ,引入虏兵。虏众纷纷登城 ,菡

与秦氏,知不可守,仰药待死。经虜众异见默啜,默啜示以紫袍金狮子带,且与语道:“降我赐汝官,否即就死。”蒯还顾秦氏,秦氏道:“酬报国恩,正在今日。”说了两语,便即闭目待死,蒯亦不发一词,越宿俱为虜所杀。夫妇尽忠,完名全节,后来朝廷赐谥曰节,追赠蒯为冬官尚书。

赵州被陷,吏民非死即降。默啜又入攻相州,寇势益炽。武氏改号默啜为斩啜,悬赏购斩啜头,许封王爵。调任沙吒忠义为河北道前军总管,李多祚为后军总管,往援相州。一面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复名为显,赐姓武氏,命为河北道元帅,出御突殿。改封豫王旦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先是突厥启衅,大兵迭发,都城因募民为兵,月余不满千人。及太子为元帅,应募日众,不到三五日,即数满五万人。太子乃自请出师,武氏不许,但命狄仁杰为副元帅,令代行元帅事,率军北征。武氏亲饯都门,仁杰拜命而去。途次迭接军报,乃是默啜大掠赵定二州,得男女八九万口,悉数坑死,取金帛北归。仁杰忙檄各道兵追剿,自己也督领十万骑,倍道疾趋,到了赵州境外,不见一虜,就是各道人马,也没有一兵一卒到来,乃长叹数声,回驻赵州。

未几,奉制为河北道安抚大使。仁杰疏请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幸得武氏批准,乃招抚百姓,凡经突厥驱掠等人,悉令递还原籍。散粮施赈,修驿通师,自食蔬粝,严禁部兵侵扰百姓,河北复安。阎知微由突厥纵还,武氏命磔死天津桥,夷他三族。乃制令各道班师,并召还仁杰,改授内史。武氏复得改忧为喜,行乐深宫。事有凑巧,那吐蕃将赞婆弓仁,俱率部众来降。武氏大喜,忙令羽林军飞骑往迎。原来吐蕃自钦陵为相,威行四方,钦陵居中秉政,子弟出握兵权,内外相维,

强盛了二十余年。武氏临朝,曾屡次发兵往讨,迄无成功。惟长寿元年,由西州都督唐休颯,乃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等,破吐蕃兵,夺还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驻守。钦陵又常入寇,与守兵相争,互有胜负。万岁通天元年,又遣使求和,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乞分突厥十姓地,当由武氏派通泉尉郭元振,与议和约。元振索还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方得与突厥五姓相易。钦陵不从,彼此相持不决,几成悬案,会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年已滋长,因患钦陵擅权,密与大臣论岩等,谋除钦陵。可巧钦陵外出,器弩悉弄托词游猎,号召兵士,掩捕钦陵亲党,得二千余人,一并杀死。又遣使召还钦陵兄弟,钦陵闻变,抗命不受。器弩悉弄自引兵往讨,钦陵兵溃自杀。钦陵弟赞婆,素守东方,钦陵子弓仁,曾统辖吐谷浑七千余帐,至是同来款塞,情愿投诚。既得中使礼迎,遂欢天喜地的入朝晋谒。武氏面授赞婆为辅国大将军,兼归德郡王,弓仁为左羽林大将军,兼安国公,皆赐铁券。赞婆愿为中国戍边,乃更授右卫大将军,令即率部众戍河源谷。才经年余,赞婆病死,追赠安西大都护,另遣御史大夫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总管,率同陇右大使唐休颯,严备吐蕃。适值吐蕃将磨莽布支,入寇凉州,休颯邀击洪源谷,披甲陷阵,六战皆克,斩首二千级,莽布支遁去,休颯凯旋。

还有一种可喜的事情,也是同时奏报。先是契丹降将李楷、固骆、务整,由狄仁杰解送东都,廷臣以连番出兵,将士多为二人所伤,拟处置极刑,以慰冤魂。武氏却也踌躇,命将二人系狱待决。会召仁杰还朝,问及二人处置。仁杰奏道:“楷固、务整,骁勇绝伦,他能为契丹尽力,也必能为我效忠,但请加恩抚驭,不患不转为我用。”武氏乃命将二人赦罪。仁杰复